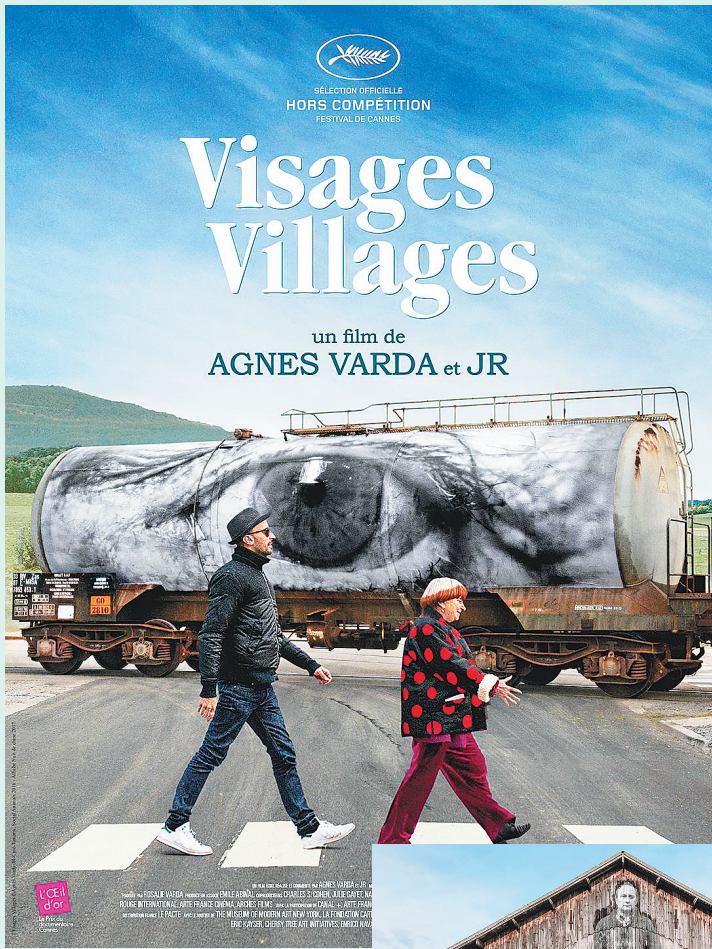


# 《脸庞，村庄》：每一个脸庞都有故事

文 | 本刊特约撰稿 石莉萍



阿涅斯·瓦尔达(右一)与JR



《脸庞，村庄》剧照

在美国《时代》周刊与英国《视与听》杂志选出的2017年度十大佳片中，一部不满90分钟的法国纪录片在一众故事片中显得特别，它是由“新浪潮祖母”——法国导演阿涅斯·瓦尔达与年轻街头艺术家JR一起拍摄的《脸庞，村庄》。

“我总是准备好去往村庄，去往单纯美好的风景，去往脸庞。”阿涅斯说，“JR做了我最想做的，为我遇见的脸庞拍下照片，这样我就不会在不久后遗忘了他们。”

《脸庞，村庄》这部片子边走边拍。阿涅斯和JR开着一辆改装过的小货车，行进在法国乡间、小镇。没有目标，没有行程安排，偶遇到的人，便成为他们拍摄的目标。此后，这些巨幅的肖像照片被粘贴到房屋、谷仓、通道、集装箱上，带给人们惊奇、感动、温暖与思索。

## 交融在一起的两个世界

阿涅斯与JR遇到的人，有工人、农民、咖啡店店员、邮递员、码头工人的妻子、落魄的老艺术家……他们是普通的老百姓，做工，生活，日复一日。阿涅斯与JR的到来，打破了平静，使他们看到了穿梭在飞尘间的阳光，看到了隐藏在庸常里的不凡，看到日常生活里的诗意。他们的拍摄过程告诉人们，诗意的发现与提升不过是举手之劳，日常使用的物件，转身即可能是艺术品的构件，如服务员手中的伞、老艺术家1300多个瓶盖、水塔、集装箱……

阿涅斯有腿疾与眼病，行走时总拄着拐杖，JR永远戴着帽子与墨镜。他俩坐在长长的台阶上，讨论刚刚拍摄的人们手举字母的照片。阿涅斯要求人们轻轻晃动，晃动使

清晰的字母变得模糊。JR说：“实际上，你看到的是模糊的，但你很高兴。”阿涅斯反驳道：“而你看到的都是深色的，你也很高兴。其实这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事情。”她提出了纪录片的两种拍摄方式：保持距离，或者站在高处。

农民、矿工、店员、小镇居民，他们都深深地沉浸在生活的日常里，无法保持距离，也没有站在高处的机会。他们平时看到的与艺术家看到的，其实是两个世界。这两个世界实际上交融在一起，但因为视角的不同，一个隐藏了，另一个只呈现平凡庸常。艺术家要做的，就是将那个隐藏的世界展现出来。

所以，当人们将面包举到嘴边的照片被连接起来，当店员手持阳伞安坐在矮墙之上，当集装箱一个个被吊车叠起，当工人的群像在通道上举手呼应，惊奇感动的，不光是家

人、游客，更是被拍摄者自己。一个工人说：“这很神奇啊，艺术也是为了让人们感到神奇，不是吗？”

艺术应该不光让人感到神奇，矿工街道最后的坚守者让尼娜，在看到自己的照片印在自家墙上时的表情，令人动容。那表情里有丰富的内涵，如她自己所言：“我还能说什么呢……”如果说，工人感叹的“神奇”中尚有发自内心的佩服，那么，打动人心的温暖则是落在地上的体贴与懂得，那是艺术中更神奇的力量。

## 暮年与青春的相遇

拍摄《脸庞，村庄》时，阿涅斯已年近九旬，JR33岁，这是暮年与青春的相遇，是夕阳与朝日的碰撞。高与矮，迟缓与敏捷，时常成为对比出现在这部纪录片中。

每完成一次拍摄，总会有两人安坐闲谈交流的画面，许多思想的光亮就闪烁在这些瞬间。他们谈论拍摄对象，议论各自的艺术作品，也开轻松的玩笑。

JR会毫不客气地对坐在椅子上晃荡着脚的阿涅斯说：“可惜你的脚碰不到地，这样你就不能想走就走。我得帮助你，你才能下来。”

JR还会这样说：“我给你建议是，在一切完蛋之前，尽量多积累一些素材。”阿涅斯敏锐地反问：“你是怕我来不及了，是吗？”但这反问里，并无愠怒。而是接受，对年老，对力不从心的坦然接受。

一个傍晚，他们攀爬上一座带旋转楼梯的高塔，去看粘贴在对面水塔上的游鱼图片。JR利落地蹦跳而上，阿涅斯则手扶栏杆费力攀登。当JR呼唤阿涅斯告诉她“从上面看很美”时，阿涅斯说：“替我看看吧。我完成了本周的锻炼，还可以。”说完后，她没有再往上爬，而是停在了中间。这样一种坦然让人心折：一切不再必须拥有，可以即时放弃，那是一种老年人的智慧、豁达、坦然。

当然，不可避免的，还有死亡的话题。在摄影家布列松的墓前，JR问阿涅斯：“你怕死吗？还是一点也不怕？”“不怕。我经常思考死亡。我不觉得我怕死，但最后一刻会

是怎样我也不知道。我其实已经很想到那边去了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因为这样一切就结束了。”在阿涅斯的回答里，死亡是平静的归处，是不可知却也不必尽知的终点。

向死而生的坦然背后，是对生活里所有人与事的眷恋与慈悲。纪录片中，在卢浮宫里，青年跳跃着推着老人的轮椅，老人依托着青春的速度，一幅幅传世画作在他们面前转瞬即逝。画面流转，四季流转，那是一次在艺术通道里的完美穿梭。

阿涅斯说：“对我来说，每次相遇都是最后一次。”于是，JR拍摄了她的眼睛与脚，照片被粘贴在油罐车上。“你的脚和你的眼睛在讲述着一个故事，这列火车将替你去许多你已无法到达的地方。”列车缓缓驶出车站，黑白的照片缓缓前行。人的肉体终会消失，但想象力没有边界。

## “此刻的脸庞”永在

纪录片中，在诺曼底海滩，JR发现了一个从悬崖上坠落到海滩中央的碉堡残骸。他们打算把阿涅斯的好友盖·伯丁的照片粘贴在上面。那是一张阿涅斯多年前拍摄的照片。涨潮前，照片粘贴好了。阿涅斯非常满意，“我想不出比这更好的了，盖看起来像个摇篮中的孩子，睡得很安详。”远看，碉堡倾斜的角度正好让盖·伯丁安然而坐，在空旷的海滩上，这碉堡呈现无限的宁静与美好。

但是，“第二天一早，我们过去看时，潮水洗涮掉了照片，转瞬即逝……海总有它的道理，还有风，还有沙，照片消失了，我们也将消失。”阿涅斯的画外音在风沙中响起。他们对美的转瞬即逝，似乎并无惋惜，仿佛辛苦努力就是为了转瞬即逝，而即使转瞬即逝，也仍要辛苦努力。

最终，他们前往瑞士小镇去见阿涅斯的老友戈达尔，戈达尔却只在门上留下一行文字，表达他的思念。他未能满足JR想认识他的愿望，也没有顾念观众期待重逢的心理。阿涅斯难掩失望，他俩坐在湖边，JR安慰她说：“我猜他是想说，你继续你的创作，他继续他的创作，或许你们的作品会彼此交汇，以一种预想不到的方式。”JR摘下墨镜，像33岁的戈达尔在年轻的阿涅斯面前摘下标志性的墨镜一样。那一刻，时光凝止，影像定格，但温暖流溢。一切无时无刻不处于消失之中，但“此刻的脸庞”永在。☐